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8

梭羅

566269

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Hx4549/07

■ 印翻勿請 ■

梭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78

局印發出譯作主
版刷行人
法律顧問
臺北市中林人
臺業市
宇雅興洋樹
第江
○街印一旺獻三三三
一二五二三
八刷律律三三
八六二
號號廠師師章五五
社銘莉斯秋

編者曾德梁
圖書編輯
版名人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
樓

定價：120元（平裝）





566269

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78

梭羅

無緣之始.....五

啓開愛之扉.....四

特立獨行的怪人.....三

自由心靈的樂園.....二

緬因州之旅.....一



鱷角去來……………九

循道而行……………八一

「湖濱散記」……………三三

康科德的測量員……………三四

大地的呢喃……………一五三

爲真理而奮鬥……………一充

預知的終結……………一九

後記……………一六

年譜……………一九一





無緣之始

我來到世間，並非要改善這個世界，使其成爲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我之所以來，只是要生活在其中，不論這世界是好，是壞。

「湖濱散記」

從亨利·大衛·梭羅的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絲毫未能看出他未來事業的跡象。

他在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麻薩諸塞州康科德不遠處他祖母的農莊中，他的祖先有法國和蘇格蘭的血統。三個月大時，他由康科德最著名的牧師李普里博士爲他受洗，並命名爲「大衛·亨利·梭羅」。直至他二十歲左右自哈佛畢業時，他才自行改名爲「亨利·大衛·梭羅」。

他的父親約翰·梭羅於一七八七年生於波士頓；母親辛西亞·巴也在同年出生於新罕布夏州基恩市。亨利還有一位姊姊海倫，及一位哥哥約翰，後來又添了一個小妹蘇菲亞。他父親依照家庭傳統在沙倫和康科德二地學習「商店管理」，學成後即貸了一筆款子開始做生意。可是他的生意大爲失敗，亨利出生時家中幾乎是一貧如洗。

由於父親的事業一直不順遂，亨利·梭羅的幼年過得十分不安定。他父親曾經嘗試過好幾種

行業，但一直未能成功。有一度約翰·梭羅曾爲岳母耕地，可是農事和他格格不入；他也試著在契斯福經營商店，但是失敗了。後來，他遷至波士頓設立一所學校，欠缺教書的才華；接著，他打算當個推銷員，散居於新英格蘭各處的印地安人爲銷售對象，可惜他的銷售成績並不理想。於是，他終在一八二三年當亨利六歲的時候遷回康科德，開始從事鉛筆製造業，這回可是小有成就了。

梭羅一家人彼此間的感情十分親密。約翰的個性較爲嚴肅，而且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身材較妻子略矮；耳朵也有點重聽。他並不吸引人，但頗爲和藹可親，而且遠較他的妻子來得勤勉。

梭羅太太則活潑而聒噪，天性愉悅可人，她的心腸很好，也很精明。有時她會對鄰居作一針見血的批評，不過她毫無惡意，大家也都很喜歡她。她喜歡說話，不久即享有全康科德話最多的人之美譽。她也是個愛書的人。她雖然十分感情用事，不過對事情頗有深刻的見地，尤其對於「奴隸」之類的事始終表示強烈的反對態度。

當年的康科德是個只有不足兩千居民的村落，若將居於康科德近郊的鄉下人也計算在內，總人數也不過兩千出頭，即至亨利·梭羅長成之後，康科德的風貌也依然如昔。這裏是典型的新英格蘭小鎮——林蔭小徑旁是兩排白色的房子，村裏的牧師是這個小社會中，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人；至於酒店老板，則最不重尊重。當時，康科德最傑出的村民共有兩位：一爲擁有村裏最富麗堂皇宅第的律師山繆·霍爾，一爲康科德第一教區的牧師李普里。

康科德四面都是山林野地，偌多的飛禽走獸滋長其間。這是個由數條小河交織而成的鄉村，



艾沙貝特及塞伯利這兩條小河匯成了康科德河，流經沼澤和草原區後，再注入馬利麥克河。河流發源地是長年冰雪封結的山丘，其間亦有許多湖泊和沼澤。在通往康橋的途中有个景色優美、臥於樹林之間的華爾登湖，梭羅自幼即深深地迷戀上它。鄉野間有松樹、闊葉林、楓、檜、越橘果，還有一個名叫「美麗庇護所」的小丘。除了偶爾外出旅行及在哈佛的歲月之外，梭羅一生即在康科德鎮內和四郊、華爾登湖、「美麗庇護所」及河畔度過的。

他的童年生活正如新英格蘭村落裏大多數男孩的一樣：到草原上牧牛、赤腳奔跑、在河邊釣魚……有時候他們在夜間生起耀眼的營火以吸引華登湖中的大頭魚。他也會狩獵，不過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放棄了這種活動。

梭羅有個溫馨的家庭。他童年時期一直被女性環繞，因為不僅主持家務的是他母親，他們家的幾位長期住客也全是女性。住客之一的露薏莎·敦巴姨媽更在外祖母過世後正式成為家中的一員。

梭羅頗具幽默感而且個性也很隨和，不過他仍是個嚴肅的孩子。正因如此，大律師山繆·霍爾爲他取了個「法官」的綽號。年事稍長，梭羅開始對書籍產生興趣。他在十歲的時候寫成了第一篇散文「四季」，不過沒有人因此而認爲他將來會是個偉大的作家。人們只認爲他有個組織能力極佳的頭腦、喜愛大自然，擅於寫作——而一般聰穎的孩子也都能做到這點。

自童年起，梭羅已開始對鄉野產生了情感，並喜歡獨處。中學畢業後，他就讀於康科德學院，爲將來進入哈佛大學作準備。他在康科德學院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法文以及音樂和舞蹈。究

竟梭羅會吹笛子是在這裏或者跟隨他那放蕩不羈的敦巴舅舅學會的，已無從考據了。總之，自此之後，笛子就伴隨著他度過了一生。

梭羅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完成了所有大學預備課程，但家裏卻一直籌不出送他到哈佛的費用。幸好他的姊姊海倫此刻已開始教書，再加上幾位姨媽資助，以及哈佛提供給優秀學生的獎學金，使他終在一八三三年九月一日進入哈佛就學。

在哈佛期間，他一直居住在何里廳。當時，他尚未被教會「除名」，因此經常去做禮拜。不過他上教堂時並未穿規定的黑色服裝，而只著一件母親手製的綠色外套，因為他沒有黑色衣服而且也買不起。

他在哈佛學習古典文學和修辭學。修辭學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厲，逼得梭羅有時不得不逃課。他早年已熟讀拉丁文和希臘文，此時對古典文學更產生莫大的興趣。他也同時學習數學，更利用哈佛圖書館裏的書籍自修科學。他曾去旁聽德文課，德文教授正是渥茲華士·朗費羅。或許朗費羅講解德國文學的態度並不嚴謹，加上他上課時常穿著一件顏色難看的背心，因此將梭羅對德文的興致降到了冰點。

他幾乎可以成爲班上的佼佼者，可是他卻太過執著於自己的方式，以致不能達到這個頂峯。他極少交友，雖然自他的書信中得知他曾經有過幾位朋友，不過沒有一位能與他維持長久的友誼。他有位同學約翰·魏斯在其回憶錄「考驗基督徒的人」中對梭羅的記憶是這樣的：

「……他在班上並不顯得特別傑出，因為他從未獲得學校頒發的獎狀……他對這些表現

得漠不關心，但我們深信在他淡然的舉上之下深藏著一顆天才的心智。我記不得他有什麼嗜好，只知道他對古代英國文學特別熱中。他擁有無數卷詩集，上自古爾（註：John Gower 一三二五？～一四〇八，英國詩人）、喬塞（註：Geoffrey Chaucer）（一三四〇？～一四〇〇一英國詩人）以至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

他和班上大多數同學都不來往。他的態度冷漠，與人握手時也不帶絲毫感情，彷彿別人伸過手來時他恰好要去拿另一樣東西，而順便把對方的手也握住似的。當他邁著印地安似的嚴肅步伐走過大學堂時，他那灰藍色的大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移動的雙腳。喬塞也有這種走路時低頭望地的習慣，彷彿大地和他之間正交換著無數的秘訊……

他不關心旁人，同學們似乎和他隔得很遠。這種想法經常纏繞著他，不過他並不真得像他的部分外表所顯示的那樣。他的表情寧靜，但看起來多少有點呆滯而沉重。當時他的雙唇並不堅毅，嘴角似乎透著自得之色……他的鼻梁挺直，但鼻端的曲線卻顯得不够堅定……他的雙眼卻在不斷地搜尋，宛若丟了什麼或是期待著什麼。這是大自然之子的眼神，他正學著去探掘大自然道旁的奧秘。

梭羅一向討厭去一般人常去的地方，因此他通常都比別人走得更遠……他在哈佛並不自在，他寧可留在康科德。他也不強求自己去適應哈佛的生活，他的目的只是求學。對於當時盛行於哈佛的文學圈和社團，他也毫不感興趣。他似乎喜歡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不過他倒是很樂於接受哈佛最具前途的學生之一的查爾斯·史提爾·惠勒的友誼，並一同去露營。

無論他是如何孤單，他卻從不感到寂寞。他很喜歡待在圖書館裏。他遍覽維吉爾（註：Virgil 紀元前七〇～一九，羅馬詩人）、西塞羅、「希臘文學精華」、亞當的「拉丁文文法」、賀拉斯（註：Horace 紀元前六五～八，偉大的羅馬抒情詩人）、德馬西尼斯（註：Demosthens 紀元前三一八四～三二二，希臘雄辯家）「古羅馬風物」、「希臘運動」、西尼卡（註：Ceneca 紀元前四～紀元六五，羅馬的哲人）、尤里匹底斯（註：Euripides 紀元前四八〇～四〇六，希臘劇作家、荷馬……凡是所能取得的古典書籍，他都一一閱讀。這些書和他所學的修辭學均深深影響了他為班刊所寫的文章主題。他在哈佛之時共寫了五十多篇文章，其中三十篇被他保存下來，題目包括：「論懲罰」、「說謠道德說」、「優等人及普通人」、「報紙應否廢除」等等；當他在哈佛求學的末期撰寫「本末倒置」一文時，他的文思方向已有所改變。文中說，一個人也有責任聽從他內心主宰的指示……僅僅牽就他人的習慣或風俗絕非『責任』的真義……一個人不應因為唯恐不能取悅世人而影響自己的行為。」

依照哈佛的校規，有經濟方面困難的學生可以暫行休學一學期出外賺錢。一八三五年十二月，梭羅辦理休學。那時，他正是十八歲，預備以教書賺點錢。他在麻州坎東鎮擔任六個星期的教員。在這段期間內，他是和布朗生牧師同住。布朗生約長梭羅十歲，梭羅申請教員職位的函件正是由他審理，後來還是布朗生出面向坎東學校的教育理事會推薦梭羅。

布朗生是位精力充沛的人。他並不是位理想的鄉下牧師，他的心靈似乎永遠在追尋著些什麼

，而且對任何情況幾乎均不滿意。他愈來愈像個社會主義理想家，滿懷高度感染性的熱情，渴望接受任何新觀念。他理想主義的心靈認為：他支持工黨即等於助勞工一臂之力。無可避免地，他的熱情多少感染了梭羅。

梭羅初見布朗生時，布朗生正在讀德文。後來梭羅也開始學習德文，他之所以這麼做，不僅是受到布朗生的影響，更由於他喜愛的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國評論家及歷史學家，領導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社會言論）梭羅接觸到許多他在哈佛時從未聽說過的觀念。雖然他只在坎東學校擔任一個半月的教員，可是這段時期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八三六年春，梭羅因病辭去教職回家休養。肺結核在梭羅家具有遺傳性，他很可能早就受到感染，只是直到現在才發作罷了。離開哈佛這麼久，梭羅並未感到焦慮，身處康科德他反倒覺得自在，更何況他深信自己仍然能够保持優越的成績。

哈佛是否對梭羅造就成爲一位學者呢？這點尚難下定論，不過哈佛確曾拓展了梭羅的心靈領域。在哈佛的數年間，梭羅接觸到許多他在康科德無法見到的作家和書籍。當代作家之中，對他最具影響力的當屬愛默生的『自然』（Nature）一書。

「自然」的開頭幾句，深深地吸引了他：

「一個人若欲獨處，他不僅需遠離社會亦應遠離他的家。我在讀書或寫字時雖無人與我同在